

梦回山口洋

作者：夏明 (二)

在北部街市的开阔处，有一座常年香火缭绕的大伯公庙，敬奉着华人信仰的各路神仙偶像，每年的元宵节，大伯公庙就成为市民舞龙舞狮及各种刀轿、神轿巡游的中心会场，在这里画龙点睛的地方，热闹非凡。相隔不远的开阔地，矗立着巍峨的回教堂，当地称为三巴扬(sembahyang)亭，是回教徒做礼拜和早晚祈祷的地方。两种教派、两种信仰各不相扰，显示它们相互尊重、相互包容、和平共处的良好氛围。而在往北的偏远处，有两间中学，附近有一间天主教堂，附设一间医院，都是外国的传教士、医生和金发碧眼的漂亮护士在那一带活动。有荷兰人、德国人、英国人等等。

有几座木桥和两座水泥桥在相隔不远处连通河的南部。

南部称老埠头，是一大片木结构的平房，也整齐的排列成为街市，而且每一间房子都不设围栏，在屋檐下留出空地连成走廊，大约10间屋子成为一排，各排之间形成纵横的街道，且每排屋后都设水泥砖块砌成的排水沟，沟边设镀锌铁皮搭建的厕所，整个片区错落有致，整齐干净。木料叫铁木，是从加里曼丹原始森林里运来的，它坚硬，据说千年不腐，当地叫做盐樵。客厅的铁木地板，居住者都喜欢每天拖扫得干干净净，用久后，地板晶光滑亮。而且好多家庭都会有一张用厚块大铁木

板制作的长凳，约两米长、60公分宽，用久了，凳板晶光滑亮，人躺在凳子上，非常清凉，非常舒服，是最适合热带人家的休闲家具。房子上盖也是用铁木劈出来的瓦片，节次鳞比整齐排列铺盖，不透光不漏水且又通风阴凉，在赤道的阳光下，瓦片闪耀着灰色的光芒，煞是好看。

南部居民也经营着许多店铺，除了食杂店，有较多咖啡店，市民们喜欢在咖啡店聊天，往往一坐就大半天，犹如在广东的茶楼，饮茶只是藉口，聊天才是目的。也有理发、美容、小炒、接生、推拿、刮砂小店、还有中国国民党西婆罗洲支部、自由青年会，也有左派的激流读书会……等等。在连接南北的木桥边有一处专门售卖水产品的巴刹，当地叫做鱼寮。河婆街有一间历史悠久的三层砖木结构大旅馆，叫皇后旅馆，算是当地最高建筑。而在另一座木桥边，有一处生猪屠宰场，叫猪寮，因而那座木桥被称为猪码桥。有两间小学校和一间电影院。往南偏远的地方，有警察局、邮局、兵营、足球场。在荷兰桥附近，路树都是高大茂密的爪哇酸树，有一个绿茵草地的公园，喷水池，附近大都是政府机关的官邸，是在荷兰殖民时代建成的。有一处停靠小帆船、舢板的小旺码头，码头边上有一座造纸厂。

市区内，山口洋的

街道都是铺了沥青的柏油马路，平坦而整洁。

(二)

朦胧中，他记得：1949年的新学年开学了，9岁的德翔结束了在北部的中华公学第一校的学习，回到南部的中华公学第三校上小学二年级。

为什么9岁才上小学二年级？又为什么要转到第三校？这事说来话长——

1915年，孱弱的中华大地，满清政府腐败没落，新生政权军阀混战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驶架到华夏各地沿海，支持军阀混战，妄图瓜分中国，自然灾害频频，大量贫苦农民逃荒要饭，民不聊生，闽粤两地村民纷纷下南洋，以求生路。

在广东梅县蕉岭蔡子坑，一个瘦弱的女孩在泥泞的番薯田里寻找番薯仔，她脸色苍白，衣着破烂，蓬头垢面。

她的爸爸从田边领着一个中年人走来：“呐，就是她，八岁了，叫蔡香。”

中年人是蔡永生，是来往于广东与南洋之间的水客。他俯下身子对蔡香说：“要不要

跟叔叔去坐船？很好玩的。”

蔡香看看爸爸，不敢回答。

“去吧！去吧！跟着生叔不仅有番薯吃，还会有白米饭吃啦。”

蔡香跟着爸爸和生叔回到破烂不堪的家，爸爸指着地上的两担番薯对蔡香说：“生叔给我们两担番薯，你跟生叔去，家里人就有番薯吃，希望能捱过这饥荒。”

妈妈让蔡香洗干净脸上的泥污，穿上生叔带来的干净衣服，虽然不很合身，也还过得去。

于是蔡香告别爸妈弟妹，跟着生叔顺着韩江乘小船到潮州，登上电船到汕头。从汕头乘大客轮向南洋出发。

经过几天的晕船、呕吐，今天风浪较小，蔡香有点精神，端起生叔递给的泥钵碗，伴着咸鱼吃了几口饭。

“生叔，饭里有沙。”

“这已经算不错了，当年我被卖猪仔过番的时候，被关在暗暗的船舱底下，工头死死的看管，每天只吃稀稀的粥水，用筷子头点一

点咸蛋，一粒咸蛋吃一个礼拜，漂流了一个多月才到勿里洞岛，上岸就被赶去矿场做苦工。”

“为什么叫卖猪仔啊？”

“南洋的工矿需要劳工，就到广东、福建等地，连拐带骗订合约，给一点所谓安家费，把那儿的青壮劳动力送到南洋，像卖猪仔一样，没有人身自由。”

“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可以不做苦工啊？”“矿场的老板们想方设法利诱猪仔拿了工钱以后去嫖去赌，许多人就这样做苦工到死，永远回不了家乡。我不嫖不赌，存够钱就赎身出来，经过老乡的介绍和帮助，我就做水客，等赚了有钱就回家乡。”

“水客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就是从家乡带一点丝绸、陶瓷到南洋卖，从南洋带一点胡椒、丁香回唐山，赚点辛苦钱。”

“那你这次为什么没有带其他东西呀？”

(未完待续)

